

鐵公雞的計畫

張扣從事金融行業，收入不菲，可他生性小氣，是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

這天，張扣下班後和往常一樣，騎了兩個半小時的單車，總算回到了家。如果坐地鐵，起碼能節省一半時間，可車費要十幾塊錢，這對於張扣來說，就像是被搶了一樣。騎車省錢又鍛煉身體，唯一的缺點就是會讓胃口變大一些。

張扣進門時，老婆杜媛正在廚房做飯。張扣滿頭大汗，語氣急切地問：“剛才門衛交給我一個快遞，說是你的，怎麼回事？”

杜媛從廚房出來，解下圍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那是我從網上買的衣服。”

張扣納悶道：“今天又不是你的生日，我記得很清楚。”

“你當然清楚，每個節日、生日、紀念日你都記得很清楚，並且總能找到理由巧妙地避開它們。”杜媛邊說邊打開包裹，那件衣服一看就價格不菲，張扣感到自己的呼吸都困難了，他不明白，老婆今天這是怎麼了？

杜媛看了一眼張扣，冷冷地說：“今天我調查了你的帳戶，調查結果真讓我驚訝。我們結婚八年，你竟然騙了我八年，你的存款比你告訴我的多兩個零！你有巨額財產，卻讓我過乞丐一樣的生活，從現在開始，我要把失去的青春全都補回來！”

張扣聽得冷汗直流，他掏出手帕擦了一下額頭，這條手帕已經用得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了，他家的紙巾只有客人來時才能拿出來使用。杜媛說完，就再也不理張扣，徑直走到餐桌旁坐下，開始大快朵頤。

今天的晚餐異常豐盛，八菜一湯，外加一瓶高檔葡萄酒。張扣感覺自己的心跳停了幾秒，他兩腿一軟，坐在了地板上，半天都沒站起來。晚上，杜媛是打著飽嗝睡著的，而張扣一夜無眠。

張扣的噩運就從那天開始了。他每天回家幾乎都能看見老婆的快遞，購買的東西也慢慢從日用品變成了奢侈品。前幾天，老婆還毫無徵兆地去了法國旅遊。眼看這個敗家女人就要

回來了，張扣真是寢食不安。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離婚，但那意味著自己的財產減半，他思考許久，終於痛下決心：既然不能離異，那就想辦法喪偶吧。

想想，讓張扣拿刀殺人他絕對不敢，吝嗇的人都惜命。張扣從事金融業，經常做一些打擦邊球的業務，因此接觸到不少在灰色地帶活動的人。於是，張扣找到老熟人梁良，梁良是個黑社會的仲介，專門處理一些棘手的事情。

當張扣直言不諱地說出殺老婆的想法後，梁良看著他，來回翻了兩次手掌：“好說，殺手的價格是這個數，先付一半作為定金。”

張扣松了一口气，面帶笑容地掏出錢包，說：“你們的價格真是公道合理。”

“那當然……”等梁良看清楚張扣掏出來的是五百塊錢，不由得震驚了：“我要的是十萬，你給我五百塊錢幹嗎？”

“什麼？你要十萬？我的天啊，我的天……”錢包從張扣手裡掉在地上，他捂著胸口想，自己太天真了，仔細想想，為一千塊錢殺人是不太現實。一邊是個無底洞，一邊是自己無法接受的傭金，這簡直是張扣有生以來遇到的最難解的難題。

看張扣如此痛苦，梁良想了想說：“要不你試試下毒？我有一個朋友，他研究的化學毒素可以讓人看起來像是自然猝死。”

張扣試探著問：“這大概需要多少錢？”

“最便宜的價格是兩萬左右。”

“兩萬？其實，有一點點藥水我就夠了，所以……有沒有免費試用品？”

“滾！”

從沒想過殺人成本這麼高，回家的路上，張扣感覺前途黯淡，日月無光，算了，還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他回到家打開門，只見沙發上堆滿了購



物袋，就在這一瞬間，那剛剛消失的殺意又悄然滋長了。

杜媛正在美滋滋地試衣服，新買的衣服有兩個扣子在背後，看到張扣回來，她趕忙招呼道：“老公，我去法國的這段時間，你想我嗎？快來幫我扣好扣子，你看這件衣服多漂亮！”

張扣強壓怒火，說：“把這些蠢衣服，都給我退回去！”

杜媛不屑道：“神經病，這都是在法國買的，怎麼退回去？”

張扣咆哮道：“我不管你用什麼辦法，把這些衣服都給我處理掉，把錢給我拿回來！”

杜媛冷笑一聲：“我為什麼要聽你的？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那些灰色收入是怎麼來的？就算我不報警，單單把你的資訊放出去，就有的是人來撕碎你。”

張扣額頭上冒出冷汗，卻說不出話來。

“給我扣好扣子，反正你有那麼多錢，讓我們在以後的日子裡好好享受吧，我的人肉支付寶！”

杜媛的語氣是那麼不可抗拒，張扣連拒絕的勇氣都沒有，只好乖乖照做了。

扣好扣子，張扣無意中看到那件

衣服的價碼牌，當他把那個數字看清楚後，頓時感覺渾身的血都在往上湧。失去了理智的他抓住杜媛的肩膀瘋狂搖晃：“你這個賤人，你以為我是比爾。蓋茨嗎？”說著，狠狠地一把將杜媛推了出去。杜媛猝不及防，頭撞在桌角上，倒地不起，頃刻間血流如注。

張扣暗想，一不做二不休，他拿起一個靠枕，正要把靠枕貼到杜媛的臉上，突然又猶豫了。他轉身去廚房取了一塊破抹布，照著杜媛的臉，狠狠壓了下去……

救護車到來時，張扣已經把現場清理好，他一口咬定這是意外，說自己回家時發現妻子已經死亡，到了派出所，他還是這一套說辭。負責他案件的是一位女警官，女警官先問了幾個簡單的問題，突然話鋒一轉，單刀直入：“請你說一下，你謀殺死者的動機是什麼？”

這當頭一棒，打得張扣措手不及，可他還是強自鎮定，堅持原來的說法。女警官分析道：“張先生，你說你進門後看到死者倒在血泊裡，馬上打電話求救，可實際上120接到電話時，你已經回家快一個小時了，你怎麼解釋？”

張扣深吸一口氣，他把編造的謊

言迅速在腦中過了一遍，確保無誤後說道：“你以為每次開門都會有個死人躺在血泊裡等著我？我開門的一瞬間，就被眼前的一幕嚇傻了，等回過神來想起叫救護車，這中間究竟過了多少時間，只能去問老天爺了。”

女警官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個三流演員：“那好吧，還有一個問題，監控視頻顯示，你妻子回家時身上的衣服還很普通，可案發現場，她身上穿著的是一套名牌時裝。”

張扣不以為意：“那又怎麼樣？她回家後試穿新買的衣服，不是很正常嗎？”

女警官不緊不慢地說：“張先生，你可能對這套時裝不太瞭解，時裝背後的鈕扣必須由他人幫忙才能扣好，設計的初衷就是由丈夫來完成，這樣設計是為了增進夫妻之間的感情。案發現場，死者背後的扣子扣得很規整，這是死者自己絕不可能做到的，而監控視頻顯示，你是除死者外唯一進入那棟房子的人，這兩枚扣子只能由你代勞，上面已經發現了你的指紋。請問，你為什麼會幫死人系扣子？”

張扣感覺腦袋裡“嗡”的一聲，他最後的防線垮掉了：“我，我坦白，人是我殺的……”

二貨三女婿

從前有個地主老財叫胡員外，他有三個女婿，老大從文，老二習武，老三是個地道的莊稼漢。一日，胡員外過六十大壽。三個女婿相約一起上門拜壽。大女婿是坐轎來的；二女婿是騎馬來的；三女婿是趕著小毛驢來的。

岳父岳母平素就喜歡大女婿和二女婿，見了他們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可莊戶人家的三女婿，他們是不太待見的。今天老大老二的到來給他們家掙足了面子，三女婿相比之下就顯得寒酸多了。

岳母聽家人來報：三個女婿已經進村了，就挑唆老公，待會兒要好好出個題目難為難為三女婿那個二貨，讓他弄明白老胡家的門檔兒也不是那麼好進的。其實胡員外也早有此意，老婆的想法與他不謀而合。

他這邊剛想好了一個題目，那邊女婿們就到了家門口。胡員外在大門前看著小的們下轎的下轎，下馬的下馬，停驢的停驢，他跟著就發了話：“各位愛婿，今天要進家門，須得通過為父的考試，按為父的要求作首詩。作的好的，此門為你洞開；作不好，就只能自行打道回府了。老夫提醒你們，到時為父不會執言相留的。”

二女婿性子急，聽了胡員外的一席話，就催促岳父趕快出題。胡員外說：“你們三個只須每人作首打油詩，詩中要有請站請站，到處亂串，某某一來和快歡快散這些詞語，缺一不可，否則就算失敗。老大老二一聽就知岳父又在設法難為老三，兩人會意地一笑。老三見了，並沒放在心上。他想，這算啥詩？不就是胡謔八扯嗎，要說要貧，俺還真不含糊。

接下來這事就得從大女婿那兒開始，只見他朝四處看了看，發現院裡的桃樹上有一群小鳥在嘰嘰喳喳吵個不休。他心裡一亮，張口就來：“樹上鳥兒請站請站，引來麻雀到處亂串。老鷹一過，快歡快散。”話音剛落，家人就叫起好來。胡員外捋著鬍鬚笑了說：“很好，可以通過。”然後他轉向二女婿說：“老二家的，下題該你了。”二女婿這時早就等不及了，他也朝四周瞄了瞄，看到西邊的打麥場上堆著幾個麥秸垛，垛邊還有老鼠來回跑。於是他也心有所獲，隨口說道：“場上麥垛請站請站，引來老鼠四處亂串。黃鼯一來，快歡快散。”二女婿當之無愧地也獲得了岳父的贊許和通過。下題就該輪到三女婿了。他也學著老大和老二那樣欲從



周圍去找靈感，可怎麼瞧也沒瞧出個名堂來。正在抓耳撓腮之際，老岳母往門口一杵他立刻腦洞大開，然後順口扯道：“門前岳母請站請站，引來和尚四處亂串。岳父一到，快歡快散。”

三女婿的語音剛落，家人就笑成了一團，可岳父和岳母的臉色卻像紫茄子皮似的難看極了。他們恨不能當即胖揍這貨一頓，可又找不出理由來。這小子完全是按照規定來的，字面工整，該說的詞句還一個不少。於是，他們只好吃了個啞巴虧。

一群人進了大廳，接著就是為胡員外拜壽。大女婿的壽禮是名人字畫，二女婿的壽禮是金鑲美玉，三女婿帶來了一口袋地瓜。真能胡來，地瓜作壽禮，就連家裡的用人都瞧不上。岳父岳母更是連看都不想，就讓下人拿到後院去餵牲口了。

席間，幾杯酒下肚，大女婿的興致來了，他想賣弄一下文采，就出了個題目，說須用詩來表現一個“快”字，但詩句裡還不能出現這個字，並且詩不對路詞不達意也不行，不切題的或作不上來的，當罰酒三大杯。二女婿問他怎麼個表現法，能不能先做個示範。老大說可以，於是他先作詩一首：“夫人水盆丟銀針，我坐轎子去鄰村。來回路程幾十裡，歸來銀針還露半根。”岳父聽了拍手叫好，他說好詩，一根銀針在水盆裡還沒落到底，那邊人家早去鄰村打了個來回，確實夠快的。這詩好就好在不提“快”字，卻又表現出了快。妙！妙！實在是妙！

二女婿聽岳父表揚大連聲，他有些不服氣，趕快仿著他也作了一首：“老

婆火盆燒雞毛，我騎駿馬去吳橋，來回路程幾百里，歸來雞毛還燃火苗。”二女婿的詩，首先得到了岳母大人的誇讚，她說吳橋是她的娘家，離此地一百多裡路，來回三百里只多不少，這邊雞毛在盆裡還沒燃盡，人家那邊早從吳橋回來了，這簡直快得不能再快了。老婦人言罷，大家也少不了對二女婿進行了贊許和恭維。

下面該三女婿的了，他吭哧了一會子也沒有下文。這時，岳母瞧見他那一副抓耳撓腮的猴子相，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可守著小女兒她還不能太過於顯露，深怕傷著她。於是就忍著忍著，誰知後來沒有忍住，竟憋出了個屁。老三聽了立馬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他崩崩頭笑道：“有了，有了！”這時，大家都支棱起耳朵來想聽個究竟，誰知這二貨又在賣關子。他說：“各位都給我聽仔細了，俺的毛驢保管比兩個姐夫都要快得多，要是比不上他們，別說三大杯了，就是罰六十大杯，俺也絕不應弄！”老大老二聽了哪裡肯服，他們齊聲催他：“少廢話！快把你那鳥詩說出來，也好讓大家好笑笑話話！”這時只見他站起身來，裝模作樣，搖頭晃腦裝地胡謔道：“岳母放屁在庭前，俺騎毛驢去雲南。來回路程幾千里，歸來她屁股沒合嚴。”語音剛落，立馬爆棚。一桌子人無不給笑噴了，可這壞小子還不停地追問大家他的毛驢是不是比兩個姐夫的轎子和駿馬快多了。再看老岳母氣得在一旁直翻白眼，而胡員外憋不住也和在一旁大笑將起來，一桌子笑得鼻涕眼淚都流出來了。壽宴也就此推向了高潮……

鸚鵡不傻

瀟夢剛上小學六年級那年，得到了一對兒小鸚鵡，是鄰居小姐姐送的。

雖然這對兒金黃色羽毛的小鸚鵡是小姐姐的心愛之物，但是她此時已經升入了初二，學習明顯緊了，不能再分心了，所以，在父母的“逼迫”之下，她也只好忍痛割愛了。

“天上掉下來”一對兒小鸚鵡，可把瀟夢高興壞了，又是喂吃的、又是換水，還得帶到戶外給它們曬太陽，忙得不亦樂乎。

可是好景不長，卻出了變故。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瀟夢提著鳥籠下樓遛鳥。

鄰居的小哥哥看著瀟夢的鸚鵡可愛，也湊過來一起玩兒。玩著、玩著，他突發奇想，對瀟夢說道：“你打開籠子門，鸚鵡也不飛。”

起初，瀟夢不相信，猶豫著不打開籠子門，可是奈不住小哥哥一個勁兒地勸說，還對她信誓旦旦地保證：“要是真的飛了，我給你捉回來。”

最終，瀟夢的心眼兒還是被說活了，便哆哩哆嗦地打開了小門，因為她畢竟擔心呀！籠子門打開後，小鸚鵡們還真的不出來，仍在掛架上蹲著。

“怎麼樣？我說的沒錯吧！”小哥哥看著小鸚鵡沒有飛，便自豪地對瀟夢吹噓起來。

瀟夢也笑著點了點頭。就在他倆得意之時，情況卻發生了突變：一隻小鸚鵡猛地一振翅，倏地飛出了鳥籠。

瀟夢一看傻了眼，哭著叫開了：“鸚鵡飛了！鸚鵡飛了！”她著急之餘趕緊將籠子門關上了，要不然可就成了空鳥籠了。

然後，他倆撒腿就去追那隻飛出來的鸚鵡，別看小哥哥剛才吹得噹噹的，這會兒可傻眼了：鸚鵡往上飛，落在了樹枝上，他根本夠不著捉。

而且，鸚鵡一旦獲得了自由，便會盡情地領略大自然的風光，它在這個樹枝上落一下，又跳到另一個樹枝上；在這棵樹上蹲一會兒，再朝著另一棵更高的樹飛翔。

不一會兒，它就在瀟夢的視線裡消失了。最後，瀟夢只得提著還剩一隻鸚鵡的籠子，沮喪地回了家。

除了訓練有素的鳥之外，開著籠門也不飛的鳥，准是呆鳥。

明擺著，那只飛了的鸚鵡不傻！

